

# 为了革命鼓与呼

## ——我党早期新闻宣传的宝贵经验

■ 孙 健

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概括总结,进而指导实践。如中央报刊侧重从整体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;工农报刊注重总结工农运动的经验和教训,提高工人、农民的斗争策略,促进工农运动的顺利发展;青年及学生报刊则注重对学生运动经验和教训的总结,号召广大青年和学生投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,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量后备力量。

我们党早期报刊正是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,不断探索新闻宣传规律,推进了党早期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。

### 我党早期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困难

中国共产党及其出版物,从诞生起即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迫,办报者随时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。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,一再下令缉拿“过激党人”,取缔“过激主义”宣传品。毛泽东创办的《湘江评论》只出版了5期就被军阀张敬尧查封了。《新青年》月刊创刊后,接连遭到上海法租界捕房的搜查。《共产党》月刊第3号首页《告中国的农民》一文,留下整页空白,编者印上一行醒目黑体字:“此面被法捕房收去了”。在这种野蛮的强制压迫下,中共早期报刊常常无法顺利出版发行,新闻宣传任务的完成在一些地区举步维艰。

我党早期的新闻宣传工作还面临着财力和人力严重不足的问题。金冲及主编的《毛泽东传》中,记述了毛泽东办《湘江评论》时的境况:25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《湘江评论》的编辑工作。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,他只好代笔补白,一个多月竟为《湘江评论》写了40篇文章。文章写好了,还要自己编辑、排版、校对,有时还得自己到街上叫卖。他当时在修业小学领到微薄薪水除去吃饭外没有剩余,行李只有旧蚊帐、旧被子和旧竹席,身上的灰布长衫和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。在这种窘困生活中,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。

由于人力和财力不足,我党早期在新闻宣传工作中不得不采取压缩战线、保证重点的措施。1925年1月,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《对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》指出:“在我们党的力量上说,现时尚不能发行许多定期刊物,故集中

我们力量办《新青年》月刊,使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,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,以扩大我们宣传范围,实为我们目前急要之图。”

### 我党早期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

因面临重重困难,当时中共党刊有影响的并不多,但能做到少而精,力保中央机关刊物持续发行,使党的声音不断。在所有党办刊物的内容编辑上,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负起重要职责,也为我们党留下了“政治家办报”的传统。1925年,毛泽东在《“政治周报”发刊理由》中明确指出,《政治周报》的出版,是“为了革命”“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,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,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”。党报党刊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我们党早期报刊工作者必须一身多任。他们既是记者,要不畏艰险,深入社会,捕捉有价值的新闻;又是政论家,要洞悉时政,以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;他们还必须是政治活动家,不能坐而论道,而要践行其政治主张,以引领人民革命的道路。

党报诞生后,党对报刊的管理和出版相当重视,党的重要领导直接为报刊写作,甚至具体负责报刊的编撰。党的活动经费中,出版报刊占了相当比例。党不仅出版党报,而且指导团报、工人报刊和其他民众团体报刊的出版。在内容上,报刊的立场鲜明,党性和阶级性突出。虽然共产党的报刊在这一阶段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,但还是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政策方针,使很多人的思想发生转变。

说真话、讲实情,毫不动摇地坚持真实性原则,是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重要特点。中共主张以事实为新闻宣传的基础,真实报道评论事实。这和一切反动新闻宣传畏惧真理、歪曲事实、造谣欺骗的本质形成鲜明对照。

我党早期的新闻宣传十分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调查,对现实生活高度重视和敏感。如《新青年》要求青年学生走进工农群众,在工农群众中作调查。毛泽东1925年12月,在《革命》半月刊上发表了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一文,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状况,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依靠力量等进行了精辟阐述,为革命者分清

敌我指明了方向。正是植根于社会实践活动,并随着实践的变化发展不断地调整内容,我们党早期的新闻宣传工作,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入工农群众的生活。

新闻宣传工作一直是我们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,始终以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、呼声为出发点和归宿。党早期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认为,不密切联系群众、依靠群众,就不能有效地揭露、批判和打击敌人。因此,党的早期报刊特别注重理论阐释的通俗化和生活化,力求让马克思主义真正为大众所接受。如《共产党》月刊对“共产主义”的阐释是:“共产主义就是人人一样地有饭吃,一样地有工做。”在这种简洁、形象的比喻中,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容易获得读者的情感认同和理论认同。

由于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,因而注意发动群众力量,依靠群众办刊。如《劳动界》鼓励工人投稿,设有“工人投稿”“通信”等栏目,刊登工人的来信和议论,讨论工人的工作状况、生活状况以及对未来的设想等,体现了我们党的报刊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路线。

建党以后,党领导的新闻报刊事业逐渐发展壮大,仅上海一地报刊就达近10种。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与党十分重视报刊的组织和队伍建设密不可分。从组织建设上看,中央设立了宣传部(部),以一名中央委员担任宣传局局长(部长),专门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。1923年10月,中央在教育宣传委员会下又分别设置了编辑部、通讯部、印刷部和图书馆等机构,各司其职地负责报刊的编辑、印刷发行和资料保存等工作。从队伍建设上,党领导下的各报刊编撰队伍,是代表着党的政治宣传方向的战斗队伍,必须完全具备作为党报党刊工作者的品格和素质。这种品格的内涵主要有:忠诚党的事业,立志献身人民的事业;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,研究并洞悉国内外时政,文字功夫深厚;深入群众,理论联系实际;不畏艰苦,乐于奉献等等。

我党在建党初期还创设了工农通信员制度。从中央到各区委、地委设有专职宣传员。中央规定各区委和地委应定期给中央机关报提供政治、理论和工农的通信报告。《向导》刊发的大量地方通信和工农通信,就是依靠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人亲自撰写的。大革命时期,工农通信的方式,为广泛搜集和反映全国工农的生活状况及其斗争经验作出了贡献。

## 艺 境

记者:您觉得一首军歌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,才能被官兵喜欢,才能经久流传?

王晓岭:一首好的军歌要实现艺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。从歌词内容上讲,它必须真实反映战士的心声,不是从概念出发,而是从士兵真实的情感出发。真实的情感来源于真实的生活,这种真实的生活既有它的特殊性,又有它的共性。

从音乐上讲,有些歌曲的时尚性、民族性、战斗性和抒情性的相互联系比较缺乏。军歌,是中国军歌而不是外国军歌,它立足于我们的军队。现在很多歌是照着一种模式套,不管什么词都照着最流行的音乐风去谱曲;要不就是老一套,没有找到一个契合点。另外,军旅歌曲不是孤立的,应融入社会。一首军歌真正唱响,不仅是在军营唱响,应该是在整个社会唱响。

再就是要跟上时代、反映时代。军歌创作如何适应军队结构力量的变化,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。但无论怎么变,人的因素和情感温度在歌曲中始终是第一位的,精神永远是军歌的灵魂。

记者:把握好军旅歌曲创作,要有哪些准备?

王晓岭:首先,最根本的还是得贴近基层。多到基层部队走走,从中得到第一感受、第一认识,也许就会成为作品的关键句。创作的路有千万条,深入生活是第一条。以前我们老一代艺术家到部队,都是自己背着背包、带着粮票,和战士们同吃同住。只有真正跟基层官兵融合在一起,大家才可能把真实想法告诉你,你才能创作出大家喜欢的作品。战士们质朴的语言是最接地气、更能打动人的。所以,要想文艺作品叫得响、传得开、留得住,创作者就要耐得住、蹲得下、沉得稳,不能急功近利。

我们有的歌词作者想在语言修辞上做到华丽不惊人死不休,往往是用雕饰雕琢的华丽语言,看起来赏心悦目,其实是隔靴搔痒,缺乏灵动生气和生活底蕴。我们到部队采访,不仅要听部队指战员在说什么,更要注意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口吻表达。比如《走上练兵场》说到打靶,不是什么“三点一线”,而是“一天不摸枪,手心就发痒。一枪没瞄好,吃饭也不香”。歌曲《一二三四歌》把军营最常见的呼号写进歌词,听起来自然亲切感人。《女兵》唱的是“普通又不普通”,非常符合女兵特有的自豪感。更高的境界是把战士的语言升华,比如《边关军魂》《不要问为什么》《潇洒女兵》,语言既流畅上口,又耐人寻味。近年来的歌曲也有《练为战》《看我的》《我在》《点火》等短小精悍的佳作,都是战士语言入词的范例。但现在我们很多歌曲在形象性和生动性上尚欠火候,缺少“日落西山红霞飞”“一棵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”,这样看似平常却意蕴深远的句子,因此整体意象比较单薄。

第二个是你的真实情感究竟有多少?你是不是真心地想写出好的军旅歌曲?现在有的创作可能是为了完成任务,或者是为了获得奖项,目的不够纯粹。一首好作品的创作,应该是不带功利性的,军旅歌曲更是如此。

第三个是技术问题。也就是“眼力、笔力、功力、心力”问题。从歌曲创作的角度说,这“四力”,反映的是一种音乐的技术手段问题。

记者:在强军兴军的大背景下,我们应该如何用音乐反映军队的变化?

王晓岭:军歌创作如何适应现代军队结构力量的变化,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。人民军队的转型重塑,对军旅歌曲创作者来说,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。

军旅歌词容易犯的毛病是,一写大的题材,经常是概念罗列,把政策性的方针口号填充为歌词主体,尽管在语言的排列组合上费足力气,仍显得大而空;而一写具体的事物,又陷到另一个极端,写得太过于琐碎。经验证明,真正能大范围流传的歌曲,写宏观不等于概念口号,

# 精神永远是军歌的灵魂

## ——军旅词作家王晓岭谈军歌创作

■ 本报记者 袁丽萍

比如《太行山上》《游击队歌》《英雄赞歌》;写微观和细节又要注意到普遍意义,比如《打靶归来》,是军人都要打靶。我觉得现在一些军歌,单纯性、鲜明性、简洁性不够,写得复杂了。当时听着非常震撼,但是过后缺少回味。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信息量太大,提纯不够、捕捉点的精确度不够。

近年来,为了体现时代性,有的词作者把数字化、网络语言直接写进歌词,以为这样就是出新。实际情况说明,这些陈腐的军事术语只是表层现象,弄不好反而成了认知和接受的阻碍。回想当年的《战斗进行曲》也写了“擦好三八枪”,那是从大刀长矛转向热兵器的年代,但重点打发的“我摆倒一个俘虏一个,缴获它几支美国枪”的英勇杀敌气概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《喀秋莎》,是一首歌颂英雄的爱情歌曲,战士们却以姑娘的名字为新式武器火箭炮命名。所以说,人的因素和情感温度在歌曲中始终是第一位的。

记者:创作这么多年,您有没有一直坚持的习惯?

王晓岭:有两点可能是让我受益的。一个是当你准备写东西,下笔之前一定要反复思考。有的词可能突然触发了你,你得抓住这个契机反复想,抓不着什么契机,你就得苦思冥想。我认为每次写一首新歌得让自己处于一种不会写的状态,从零开始,不能照搬以前的套路。一定要告诫自己,不断归零。每一首成功的新歌,实际上等于已经堵住了一条路,你再照搬以前的模式行不通的。我们要学习它,想想别人到底是怎么样成功的,但应该避开它,找到自己新的切入角度。比如怎么开头,关键字眼在什么地方,高潮在哪,选材也很重要,你选择一个什么题材、什么标题,一个歌体,一个标题像眼睛一样重要。比如《强军战歌》原来叫《强军之歌》,当时一位机关同志提出来说“之”字不如“战”字好。我一想是这样的,这是战歌嘛,后来改成《强军战歌》。现在反过来想,如果这首战歌叫《强军之歌》,可能很难提起将士们的士气。有时一个字都能起到关键作用,但是我们往往缺乏这样一个点,缺乏这种深思熟虑。

第二个就是应该创造各种机会到部队。我已经70岁了,还经常去走边防,还继续到部队去下潜艇、钻进现代数字化的坦克。不仅是军营,还有地方的革命老区,西柏坡我去过9次。创作《山下老家》时,开始是上级要求我们去,最后我们主动去,一次不行再去一次。我最近还去了几次沂蒙山,写了歌剧《沂蒙山》。

## 迷彩讲堂

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历经百年发展,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性质和特点。包括党的一大代表在内的革命先辈,不但为我们开创了党的新闻宣传事业,而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### 我党早期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来源

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“以俄为师”,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和列宁的办报经验。他们在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时,认为宣传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;通过办报团结了信仰社会主义者,使报刊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、策划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中心;创办党的政治机关报,使之成为党领导的政治运动的集体的宣传员、鼓动员和组织者;出版工人报刊,向工人通俗地灌输马克思主义,组织工人运动;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报鲜明的思想旗帜;联系社会实际,并用以指导实践活动。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,有一些共产国际和俄共(布)的代表先后来到中国,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创办无产阶级报刊。他们协助中共出版中文定期刊物、机关报,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,宣传贯彻中共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,驳斥中外反动报刊的宣传,团结、教育广大群众参与国民革命运动,对中国共产党人创办报刊和新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那时,面对四分五裂的中国,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。《向导》刊发蔡和森的文章指出,“政治上的统一,一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”“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,大大结合民众,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”。1920年11月草拟的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指出,“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段斗争的势力,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。这一定要向工人、农人、兵士、水手和学生宣传,才成功的”。我们党早期报刊分别从不同层次、不同角度、不同领域



阅图

## 弹唱

■ 摄影 孟 鹏

这张照片拍摄的是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在训练间隙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景。作品采用全景拍摄,交代出环境背景。画面中,一名战士正在表演吉他弹唱。演出没有聚光灯、音响特效,沙土地就是舞台,战士们席地而坐,认真观看表演。猎猎战旗迎风招展,与一旁的战车一起营造出浓郁的战地氛围。(陈镇西)

# 春天里,那滚烫的音符

■ 本报记者 郑茂琦

鼓起斗志继续驱赶黑夜。

交响乐由《序》、第一乐章《鏖战》、第二乐章《日记》、第三乐章《永生》四个部分组成。各乐章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。其中,竖琴的固定音型在各乐章中都有不同显现,是各乐章进行互联的重要环节。

《序》的整体规模为小型乐队编制。其中小提琴的独奏意味着“我”或“他”对战争所进行的独立思考与情感发散,也是与英雄进行的一次隔空对话。第一乐章《鏖战》为快板,音乐中的乐思与音乐材料是对战争残酷的客观表达。第二乐章《日记》为慢板乐章,其音乐素材取自山东民歌《沂蒙山小调》,

并由复三部曲式结构而成。这个乐章从解放军战士的情感生活出发,对他们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进行了描绘。第三乐章《永生》由两部分构成。第一部分为奏鸣曲式,第二部分则是用闽南语童声合唱的安魂曲。这个乐章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回顾,也表达了对祖国和平昌盛的深切期盼。

“难忘阿爸的眼神,陪我一生……那最亮的星,照到这边山那边,静静地守护着这里的安宁!”这是第三乐章里闽南语童声合唱的歌词,配上优美的弦乐交响合奏,让观众陷入对先烈深深的思念中。

这是一部讴歌党和人民军队、书写

英雄故事的交响乐作品,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今中国交响乐的蓬勃生命力与发展活力。自2017年首演以来,《安岐随想》不仅在剧场奏响,也走进军营、高校、社区。在建党百年之际,《安岐随想》登上国家大剧院,既是为了缅怀英雄,传播红色记忆和红色文化,让更多人了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;也是为了引导年轻一代崇敬英雄、向往英雄、成为英雄。虽然身处和平年代,但我们应始终铭记那些为国献身的鲜活生命。

《安岐随想》的乐声久久在我耳边回响。走在广场步道上,我看到有头上束着吸汗带的老人在夜晚,有紧跟在孩子身后慈爱的父母,有挽手依偎在剧院旁拍照的情侣。我想,这部交响乐并没有散去,而是拂过嫩绿的柳条,穿过绿油油的矮树丛,回荡在不远处的广场上。所有的音符都仿佛化为微风,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,轻轻擦拭碑上每一个文字。夜幕下,几束灯光打在温润如玉的石碑上,石碑仿佛跃动起来。



在第26个“世界读书日”到来之际,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组织开展“读书心得交流”活动,积极为官兵营造浓厚的读书学习氛围。图为官兵在图书室阅读充电。黄超摄

## 艺术舞台

春天是一个盛产音乐的季节。喃喃的春燕,潺潺的流水,以及草木那舒枝拔节的隐隐律动,仿佛都在暗示音乐与生命的关联。那晚,我走出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,思绪还停留在交响乐《安岐随想》的旋律中,胸腔里热流翻滚。

这部交响乐取材于厦金战役。安岐,即福建省安岐村。在这场战役中,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许多官兵壮烈牺牲,埋骨于此。那时,新中国已经成立,他们没有在黎明驻足,而是